

卡夫卡日记

阎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王智敏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卡夫卡日记

阎 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610012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400 千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509-3/I·675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目 录



一九一〇年..... (1)

舞者埃德瓦多娃

“我所受的教育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

“‘你，’我说，并用膝盖轻轻推了他一下……”

“我现在较仔细地检查我的书桌……”

一九一一年..... (31)

城市世界

我对施泰纳博士的拜访

4个朋友

意第绪语剧团

“我走过一长排房子……”——一个梦
“今天我梦见了一只猴子……”
“剧院里的一切”——一个梦
“当个单身汉似乎是那么可怕……”
“在剧院里”——一个梦
“姑娘们的教育……”
“单身汉的不幸……”
“倘若人们耐心地屈从于一本书信集或回忆录……”
小民族的文学
“我的穿着不同寻常地糟糕……”

一九一二年 (185)

突然散步
决心
“我打开那前门……”
一个十足的傻瓜
“他勾引了一位姑娘……”
“我正与父亲一道骑马……”——一个梦
魔鬼的发明
纽约港湾——一个梦
古斯塔夫·布伦克尔特

一九一三年 (253)

对《判决》的评论
恩斯特·利曼

“那么，我是谁？”

簿记员威廉·门茨

“一条上升的路……”——一个梦

在疗养地——一个梦

商人梅斯纳

一九一四年 (299)

马夫约瑟夫

白马

女房东

我的邻居

我制定了计划

市政官员布鲁德尔

乡村的诱惑

社交生活

天使

贼

经理鲍茨

卡尔达铁路的回忆

一九一五年 (393)

剑

一九一六年 (432)

汉斯和阿玛丽亚

一个单独的审判程序

一九一七年 (456)

《猎人格拉库斯》片断

征求劝告

《在流放地》片断

一九一九年 (478)

一九二〇年 (481)

一九二一年 (483)

一九二二年 (493)

一九二三年 (525)

旅游日记 (526)

弗里德兰与赖兴堡之旅, 1911年1月-2月

瑞士、意大利、巴黎和埃伦巴赫之旅, 1911年8月-9月

三轮车和汽车

魏玛与容波恩之旅, 1912年6月28日-7月29日

编后记 马克斯·布罗德 (598)

译后记 (603)

一九一〇年



列车驶过时，旁观者显得严峻起来。

“他似乎将永远探询我。”“ah”从句子中释放出来，像一个飞落到草地上的球。

他的严肃就是我的死亡。他的头颅僵直不动，头发固定在头颅上，下颚的肌肉下垂，使下颚变得紧张——

森林还在那儿吗？森林总在那儿。但是我的目光刚看到十步之遥，就停止了，我又陷入冗长乏味的谈话之中。

在黑暗的森林中，在湿润的地面上，只有靠他领口的白色寻找我的路。

在一个梦中，我请舞者埃德瓦多娃^①再跳一次恰尔达什舞。一种明显阴郁的特点，在她前额下部和下巴裂口之间的脸中间闪过。正当此时，有个带着不知不觉的阴谋家讨厌动作的人走过去告诉她，火车马上要开了。她聆听这话的姿势使我十分清楚她不会再跳舞了。“我是个邪恶、讨厌的女人，不是吗？”她说道。“哦，不，”我说，“不是的，”并毫无目的地转身走了。

在那之前，我曾问过她那些插在腰带上的花。“它们全都来自欧洲的王子们，”她说。我思索着这话的含义——它是说插在她腰带上的所有那些花是欧洲的王子们献给舞者埃德瓦多娃的。

舞者埃德瓦多娃是个音乐爱好者，在两个健壮的小提琴手的陪伴下乘电车到处游逛，经常让这两个人演奏。没有任何已知的理由表明如果演奏很好的话，为什么不在电车里演奏，让同车的乘客愉快，并且分文不花；例如，后来并未募捐。当然，起初这事有点让人吃惊，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发现这事不合适。然而，它在一阵强风中疾驰，在一条静寂的街上，听上去相当美妙。

舞者埃德瓦多娃在户外不如在舞台上那么漂亮。渐衰的脸色，把皮肤绷得非常紧的颧骨，竟使她脸上完全没有一点活动的。

^① 埃德瓦多娃，在布拉格日耳曼剧院作访问演出的俄国芭蕾舞团的一个演员。

迹象，再也不可能是一张真实的脸；大鼻子，像从一个洞中伸出来，人们不可能对它全然不顾——例如测试那个点的硬度，或者轻轻捏住鼻梁并来回地拉，还说“现在你跟我来”；腰部很高的大个头，穿着褶皱过多的裙子——这会使谁愉快？——她看上去像我的一个舅妈，一个老妇人，很多人的年老的舅妈看上去都像这样。在户外，埃德瓦多娃的确没有任何东西来补偿这些缺陷，除了她那双非常漂亮的脚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给热情、惊异或尊敬以机会。因此我经常把埃德瓦多娃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来看待，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非常机敏、非常正确的男人们也不可能隐瞒，尽管他们自然会尽力去做，像对一个著名的舞者那样当着埃德瓦多娃的面去做。

我的耳廓摸上去像一片树叶那样新鲜、毛茸茸、凉爽、多汁。

我出于绝望而非常果断地写下有关我的身体以及它未来的情形。

当绝望使它本身显现得非常肯定之时，也就非常肯定地与它的对象相联，受到抑制，正像一个掩护撤退的士兵让自己被撕成碎片一样，而这并非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会立刻追上自己的目标，并总是这样，到这个逗号时已很清楚，只有第一句话是对的。

你绝望吗？

是吗？你绝望吗？

你跑开吗？想藏起来吗？

我经过那妓院，好像经过一个所爱者的家。

作家们说的是臭话。

女裁缝们在倾盆大雨之中。^①

终于，在我生命中只字未写的5个月之后，我心满意足，没有任何力量给我补偿，虽然有一切义务去这样做，却又一次想到了对自己谈话。无论何时询问自己，总有一个答案出现，身上总有某种东西着火，在这个麦秆堆中，我一直呆了5个月。看来，这样的命运在这个夏季中要持续下去，并会消失得比旁观者眨眼还要快。但愿这事出现在我身上！应当十倍地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不会对这种不幸时刻懊悔。我的状况并非不幸，但也并非幸福，不是冷淡，不是软弱，不是疲劳，不是另一种兴趣——那么到底是什么？我对此尚不知道，很可能与我不能写作有关。在懂得这事的原因之外，相信我理解后者。所有这些事情，即那些出现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出自根底，而只是出自中间的某个地方。那就让某人尽力抓住它们，让某人尽力抓住一叶草，在它从中间开始生长时迅速抓住它。

可能有人能这样做，例如日本玩杂耍的人，他们攀爬并非立于地面、而由半躺在地上的人举起的梯子，而且梯子并不靠墙，

^① 这句话与1910年12月16日的日记有关，是关于格尔哈特·霍普特曼的喜剧《汉奈蕾升天记》的。

竖立在空中。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且不说我的梯子底部也不管用。自然，这不是全部，而且它不是那种促使我要讲的问题。但是，每天至少应保持写一行，因为它们现在把望远镜对准了彗星。倘若这样，我就应当在判决之前、在受那判决引诱之前出现，例如，正像我在最后一个圣诞节，那时我走得很远，以至无法控制自己，似乎真的在梯子的最后一级之上了，不过，那梯子静静地撑在地上，靠着墙。可那是什么地、什么墙啊！那梯子尚未倒下，我的脚就极其有力地把它压在了地上，也有力地使它靠着墙。

比如，今天我对一位管理人，某个被介绍给我的人表现出了三次傲慢——哦，只有两次，但它们的伤害像肚子痛一样。从任何人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傲慢的，从我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因此我出去了，在弥漫着薄雾的空中搏斗，而最糟的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对同伴的无礼，这样的一次无礼，必须对它采取适当的方式并承担责任；可最糟的是当时我的一个熟人并未把这种无礼当作是一种个性的表示，却当作了个性本身，叫我注意我的无礼，并赞赏它。我为什么抑制不住？肯定地，我此刻对自己说：瞧，全世界都受到了你的打击，那个管理人和被引见给你的人仍然未受打扰；当你离开时，后者甚至还说再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意义。如果你摒绝自己，就什么都不可能得到；但除此之外，你在自己的圈子中失去了什么？对这个要求，我只回答说：我在圈子内也受到了打击，而不是在圈子外受到了打击——但恶魔在这圈子的什么地方？的确，我真的曾看见它躺在地上，似乎从石灰中喷射出来，现在正在我身边徘徊，真的，甚至没有徘徊。

5月17日至18日，彗星之夜。

同布莱、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一次又一次地从自身之外倾听自己，它听上去像一只小猫的呜咽声。

那么多天又悄然过去了；今天是5月28日。还没有决心每天把这笔杆、这块木头拿在手中吗？我真的认为没有决心。我在阳光中划船，骑马，游泳，躺卧。因而我的小腿不错，大腿不差，腹部合乎要求，可胸腔很不好，如果头在两肩之间长得低些

7月19日，星期天。睡觉，醒来，睡觉，醒来，糟糕的生活。

想到自己受的教育时，我必须说它在有些方面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事实上，我不是在任何偏僻的地方、在一片废墟中，比如在山区中受的教育——有些情况实际上与此相反，我不可能让自己说一个责备的字眼儿。我不顾一切地不让我从前的所有教师了解这一点，而更喜欢在废墟中做这样一个可怜的居民，受太阳灼烧，那太阳为了我而照耀着废墟每一边微温的常春藤；即使我最初在自己良好品质的压力之下可能会很软弱，而它也会以杂草的力量在我心中长高。

想到自己受的教育时，我必须说它在某些方面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一指责适用于众多的人——这就是说，适用于我的父母、几个亲戚、个别到我们家来的客人、各种作家、某个特别的

送我去上了一年学的厨子、一群教师（我必须把他们牢牢记住，否则记忆就会散落各处——但我已把他们全部记得那么牢，整个一群人不管怎样都会渐渐碎掉）、一个学监、步履迟缓的过路人；简言之，这种指责像一把匕首在人群中穿行。没有一个人，重复一次，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能肯定这匕首的尖端有时是否会突然出现在前边、背后或侧面。我不想听到这种指责受到反驳；因为我已经听到了太多的反驳，并且因为大多数反驳已把我驳倒，所以我把这些反驳算入我的指责，并宣布我所受的教育和这种驳斥在很多方面对我造成了巨大伤害。

我经常反复想，然后总是必须说：我所受的教育已在一些方面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这种指责是针对一大群人的；的确，他们一起站在这儿，正像在老旧的集体照片里一样，他们相互间不知道怎么办，目光没有低垂，他们出于期望而不敢笑。在他们之中有我的父母、几个亲戚、几个教师、某个特殊的厨子、几个舞蹈学校的姑娘、几个较早时来我们家的客人、几个作家、一个游泳教师、一个售票员、一个学监，然后是一些我只在街上见过一次的人，有些人记不起来了，而有些人我从不会再去回想，最后是那些其教诲在当时莫名其妙地使人迷惑的人，我却完全没有注意；简言之，人太多，以至必须费神留心不重复提及任何人。我向他们提出我的指责，以这种方式向他们彼此介绍，但不容忍任何反驳。因为说实话，我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反驳，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驳斥了我，因此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些驳斥包括在我的指责中，并说除了我所受的教育外，这些驳斥也在一些方面对我造成了巨大伤害。

也许，人们会怀疑我是在某个偏远地方受的教育吧？不是，是在城市当中受的教育，在城市当中。例如，不是在山区的一片废墟中，也不是在湖畔。我的指责到目前为止包括了我的父母和他们的随从，它使他们变得阴郁；但现在他们轻易地把它推开，并且笑了，因为我把手从他们那里抽出来，放到我的额上想着：我应当是废墟之中那个可怜的居住者，倾听着乌鸦的聒噪，它们凭借他们的庇护高翔，在月光中平静下来，受着照耀在我的常春藤之床周边的太阳的灼烤，即使我最初在善良品质的压力之下也许有点软弱，而它却不得不以杂草的力量在我心中成长。

我经常反复想，并让我的思绪信马由缰，不受打扰，无论何时我转向它或者扭曲它，最终都会得出结论：在某些方面，我所受的教育已给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这种确认所固有的一种指责针对着众多的人。有我的父母和亲戚，某个特别的厨子，我的教师们，一些作家——他们拥有的伤害我的爱好使他们的罪孽更大，因为他们那么热衷于用他们的爱来伤害我——几个与我的家族友好的家庭，一位游泳教师，避暑胜地的当地人，城市公园中的几位太太，这并不完全在意料之中，一位理发师，一个女乞丐，一个舵手，家庭医生，以及此外的许多人；倘若我能够并且愿意将他们全都列举出来，那还会更多；简言之，有那么多人，以至必须小心不要重复提及任何人。

现在人们也许会想到，这么多的人会使一种指责丧失其坚定性，它将完全丧失其坚定性，因为一种指责并不是一个军队司令，它只是一直向前，不知道如何分配它的力量。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下，此时它针对的是过去的不同个人。忘却的力量会在记忆

中迅速抓住这些人，但他们脚下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地方，甚至他们的腿也早已溜走了。在这种情形下指望向人们认输毫无用处，他们从前在教育一个孩子时犯下了错误，那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现在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一样。然而，人们的确不可能尽力使他们记住那些时光，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这么做；显然，人们完全不可能提到强迫，他们可能什么都记不住，如果迫使他们记住，他们就会无言地把你推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连话都听不进去。他们站在那里像疲乏的狗一样，因为他们为了在人们的记忆中保持正直的形象而耗尽了力量。

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听和说，那么你的耳朵就只会因相反的指责而发出嗡嗡声，因为人们深信死后的崇敬会随同他们一起进入来世，并尽十倍的努力坚持它。如果这种看法不对，死者确实特别害怕生者，那么死者将更加站在自己活着的过去一边——毕竟这最接近于他们——而我们的耳旁又会嗡嗡作响。还有，如果这种看法不对，死者确实非常公正，那么他们绝不会同意自己受到无法证实的指责的打扰。因为这样的指责在两个人之间是无法证实的。教育中存在的过去的错误不可能被确证，因而最初对此的责任就小得多。现在让我看看在这种情况下的指责该不会被变成一种叹息吧。

这是我必须进行的那种指责。它具有强固的核心，理论支撑着它。不过，它确实已在我心里变糟了，我暂时忘却了，或者原谅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什么忙乱。在另一方面，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证明：我所受的教育力图将我造成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因而，它是为了伤害，我的教育者们按照我指责他们的那些意愿伤害了我；我从他们哪里要求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由于他

们不可能把它给我，因此我提出了指责，笑声响起并传到来世。但是，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个艰难的目标。因为这指责毕竟糟糕地成了我的一部分——变成了善良、美好的一部分（有时在我的梦中，它以出现在他人面前的死去的新娘的方式出现）——这种指责永远处在变成一阵叹息的点上，这种指责将不受损坏地以一种真正的指责率先到达那里，这就是它的样子。因此情况也许是，这种什么都不可能对它发生的了不起的指责，马上变小了；如果大的走了，小的就增大了，但是，一旦小的到了那儿，它就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们总在期望的原因——并为那鼓手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我经常反复想，并让我的思想信马由缰，不受任何打扰，但我最终总是得出结论：我所受的教育对我的伤害超过了我的了解。在外表上，我是个像其他人一样的男人，因为我受的生理教育近于平常，就如我的身体本身很平常一样，纵然我很矮，有点结实，但依然使很多人喜欢，甚至包括姑娘们。对此没有可说的。只是近来有个人说了一些非常聪明的话：“啊，要是我曾见过你的裸体，那应当非常漂亮和可爱。”然而，我似乎在这里缺一块上唇，在那里缺只耳朵，这里缺根肋骨，那里缺根指头，似乎我的头上有秃顶的斑点，脸上有麻子，这还是不能与我内在的不完美相称。这种不完美不是先天的，因此痛苦得难以承受。因为像每个人一样，我生来就在内心拥有自己的重心，而且这并不是最愚昧的教育所能取代的。我仍然拥有这个良好的重心，但在某种程度上，再也没有了与之相应的身体。一个无事可做的重心成了重要的，并像一个子弹头那样放置在身体中。但这种不完美

也不是获得的，我无辜地遭遇了它的出现。这就是我在自己身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悔恨的原因，很像我会寻找它一样。因为悔恨对我来说很好，它本身会大声喊叫，一方面接受痛苦，独自把一切处理得像一件体面的事；我们还是诚实的，因为它使我们宽慰。

如我所言，我的不完美不是先天的，不是获得的，然而我比别人更能忍受它，依靠伟大的创造性劳动和寻求权宜之计，承受小得多的不幸——例如一个可怕的女子、贫穷、不幸的职业——而同时完全不在脸上显出绝望的阴郁，而是白里透红。

我不会这样，似乎我所受的教育已经尽可能深入地渗透进了我心里。也许我的青年时代因此很短暂，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40多岁^①，依然全心全意地为它的短暂而高兴。这本身对我来说能够使我有足够的剩余力量意识到青年时代的丧失；进一步，忍受这个丧失的过程；再进一步，我将在所有方面指责过去；最后，为自己留下剩余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些力量又只是我在孩提时代拥有的力量的剩余，它们比别的东西更让我暴露在青年堕落者面前，是的，一辆好赛车是首先要追求的，并能承受风尘，它的轮子飞越障碍，因而人们总是相信爱。

指责凭借那力量而渴望与我无关的它的道路，我凭那力量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有时我内心一无所有，只有受狂热驱使的指责，因而，虽然身体还好，但我会街上抓住陌生人不放，因为我心里的指责从一边到另一边地颠簸，就像一盆迅速端起的脸盆中的水一样。

① 卡夫卡此时28岁。